

人物

烽火淬炼的赤诚一生

——追记老兵赵宗华



□记者 薛丽娟

临近“八一”建军节，想起曾经采访过的老兵赵宗华。没想到，拨了几个电话，听筒里都是“正在通话中”的提示；点开微信对话框，也已许久没有新消息。直到翻到他的朋友圈，最上面的一条动态让我心头一震——2023年2月16日，赵宗华老人去世……

记得第一次见到赵宗华老人是在2019年的夏天，运城的阳光炽烈得像他记忆里的战火。彼时他已90岁高龄，脊背虽有些佝偻，可当说起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，眼里的光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。那个总爱在微信里发节日问候、朋友圈满是爱国文字的老兵，那个采访时说起往事仍带着少年气的老人，终究还是带着他的烽火故事，走进了历史的星河。但他留下的，远比故事更厚重。

枪声里寻求逃亡路

赵宗华的小名“富升”，藏着家人对安稳日子的期盼。1930年8月，他出生在河南济源大峪镇（乡）一个书香门第，父亲和几个伯父种地经商各司其职，祖父是当地有名的读书人，家里的笔墨香是他童年最初的暖色。

可这份平静在他8岁那年碎了。日军的铁蹄踏遍家乡，烧杀掠夺成了日常。离村子不远的关口，成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，日日炮火轰鸣，浓烟滚滚，家家户户都在提心吊胆中过活。

更让他绝望的是，爷爷奶奶相继离世，连常陪他的放羊伯伯也没了，不到两年，家里一下子少了六七口人。老人当时回忆时，这样形容：“感觉天塌了，不知道活着还有啥盼头。”

12岁那年，灾难再次降临。他在院里被抓劳工的日军堵个正着——村里的壮年都躲了，日军连孩子都不肯放过。修炮楼，每天扛砖瓦、搬沙石，一天两顿高粱糊糊刚够吊着命。一个深夜，他瞅准看守不注意，逃进深山沟，凭着对地形的熟悉在荆棘丛里躲到天亮，跌撞撞跑回了家。

父母抱着失而复得的儿子浑身发抖，连夜决定逃荒。一家人揣着最后一顿干粮，一路讨饭跨黄河，奔波到运城

垣曲。夜里蜷在路边破窑洞暂且安身，却因劫匪洗劫，最后仅有的棉被、锅碗都没留下。那个寒夜，最小的妹妹连冻带饿在母亲怀里没了气息。

为了活命，父亲带着他去闻喜打零工，母亲则带两个妹妹在当地讨饭，一家人被生拆两地。他给人放牛换口饭吃，好不容易等父亲攒下点钱，赶紧揣着往母亲那儿赶。徒步不知走了多少里，在镇上见到衣衫褴褛的母亲时，他才知因饥饿难当，大妹被送给了一位过路妇女。少年抱着母亲，泪水混着脸上的尘土淌下，“娘也抱着我哭，说对不住，可眼泪顶啥用”。

为躲战火，母亲带着他躲进深山，挖野菜、摘野果求个温饱，也与父亲断了音讯。直到一年多后，颠沛流离的一家人总算在夏县泗交镇窑头村重聚，挤在借来的一间能遮风的土屋里。枪声四起的年月，一家人连好好活着都成了奢望，更别说期盼的“富升”安稳。

中条山淬生战士魂

20多年后再提往事，赵宗华老人仍是记忆清晰。日军的刺刀、亲人的血泪、逃荒路上的尸骨，那些刻进骨子里的记忆，从未随岁月淡去。

1944年的中条山，成了命运的转折点。一家人在八路军的保护下，总算过上了几天安稳日子。他亲眼看见战士们宁可绕远路啃树皮，也不向百姓要一粒粮；看见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救下被日军追赶的村民，心里的想法愈加坚定。

“娘，我要当八路军，打日本人！”少年的声音不大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决绝。听说八路军招兵，个头还没步枪高的他报名时，面对指导员“怕不怕”的追问，拍着胸膛答：“我能行，我不怕死！”

就这样，未满14岁的赵宗华成了晋冀鲁豫边区太岳三分区的战士。穿上军装那天，他摸着身上洗得发白的粗布，忽然觉得“富升”这个名字有了分量——要让更多人过上安稳日子。

可那会儿的日子苦得钻心。缺粮食，他跟着战友们扒树皮、挖野菜；子弹金贵，没有枪就练刺杀，更多时候，他们揣着柴刀靠夜袭、伏击与鬼子周旋。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夜袭炮楼，摸黑爬过铁丝网后，自己负责放哨，眼看着战友们拉燃炸药包导火索，火光冲天而起，楼塌时，他只有一个念头：“把这些强盗赶出去！”

那时，战友都叫他“铁打的小鬼”，他却说是“幸运的小鬼”。跟着部队在山林里打伏击、送情报、护群众，好几次在鬼子的包围圈里死里逃生，他笑称：“咱命硬！”

在中条山的一年里，他看着身边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，有的牺牲时还没他大。“大家心里都憋着一股劲，要把日本人赶回老家”，他也从哭鼻子的孩子，成长为敢拼敢打的战士。

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时，他再也忍不住，抱着身边的战友眼泪直流。连中条山的风也似在为那些没能等到胜利的战友呜咽。

烽火中践行忠诚志

“都是战士的鲜血，胜利不容易啊。”6年前接受采访时，赵宗华老人这

句感慨里，藏着他22年军旅的峥嵘。

1946年内战爆发，他因送信机灵被首长看中，成了警卫员。此后亲历三打运城。之后，大军一路北上，攻克临汾、晋中。而越往北走，战事越凶险。在太谷遇敌机轰炸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扑在司令员身上，等从炮弹炸开的沙土里爬出来时，身边的战友已血肉模糊。这样的生死瞬间，北上途中成了常态。

从解放太原到进军西北，再到抗美援朝，这个曾被唤作“小鬼”的战士，在冰雪战场、枪林弹雨中践行着忠诚。无论在哪儿都没人叫苦，“大家心里都想着，把仗打完了，家里人就能过好日子”。

唯一让他牵挂的，是远在家乡的父母。1962年，他终于在北京迎来了与家人的重逢。母亲抱着身穿军装的他，反复确认着：“你是小富升吗？怎么这么高了？”离家十几载，烽火已改少年模样。

22年军旅生涯中，赵宗华荣立二等功一次，三等功三次，抗日纪念章、解放华北勋章、抗美援朝奖章等，更是每一枚都刻着生死考验。

直到1966年，他转业到北京市朝阳区教育局、文化局。工作之余，他重拾书法，并攻读中国书画函授大学，笔下的字既有烽火淬炼的刚劲，又有岁月沉淀的温润。他还把经历写成诗词等，缅怀感谢战友。

暮岁犹存赤子心

1986年，为照顾运城老家年迈的父母，他放弃北京的优越环境，回到这片深爱的土地，在地区科协任职至1990年离休。离休后，他虽随家人移居澳洲，却仍传扬中华文化，终在2003年归乡。记得他说，“吃着家乡的米，喝着故乡的水，才算真正踏实”，很是朴实的话里满是最深的眷恋。

2019年采访时，他不断说自己“幸运”——从枪林弹雨中活了下来，能看到祖国的强盛。而这份幸运，更多的是对战友的感恩，对生活的感恩。

当年采访结束时，赵宗华老人坚持要加微信，笑道：“有啥想知道的，随时问。”此后，每逢春节、国庆，微信总会收到他的问候，“节日快乐，祖国安好”。他的朋友圈里，时常分享着党史文章、民生新闻和自己的书法作品，字里行间流淌的，是历经风雨后，对国家的眷恋与赤诚。

后来每次见面，他总是满脸笑意。有几次在报社附近偶遇，他背着黑包取报纸，笑着说：“坐公交很方便，看运城变化，真好。”眼里的光像个孩子，热情地讲着城市的新模样，一脸满足地说自己“还是青年”，要“好好享受这美好生活”。

赵宗华老人走了，但他留在微信朋友圈的文字还在，那些烽火故事还在。他用一生诠释了“富升”的真谛：不是个人的富贵，而是家国的安宁；不是独享的安稳，而是千万人的幸福。

“都是战士的鲜血，胜利不容易啊”，话语犹在耳畔，回望烽火岁月，正是这些老兵用热血铺就和平路。他们的故事，山河铭记，他们的精神，永远年轻。

注
事

□刘向萍

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了。回忆起80多年前的那段岁月，不堪回首。当时，中国人民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欺侮和压迫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。

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，1938年3月日寇的铁蹄侵入晋南，包括我的家乡永济虞乡。当时我已5周岁了，目睹了侵华日军到处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当时中国人见了日本人，还得佝偻着腰，低着头，待日本人走过后，才能抬头直腰。虞乡城门口有两个日本人，手持刀枪，非常可怕，你要进城去，就得脱帽向日本人鞠躬敬礼，方可进城，否则，便是拳打脚踢。

日本人统治时期，首先是精神麻醉，逼人们种食鸦片。这样就有不少人吸食成瘾，为了买鸦片被迫卖掉房屋田地，甚至卖掉妻子儿郎，变得上无瓦片、下无立锥之地。我们村就有一家，丈夫被日本人打死，妻子因吸食鸦片卖掉房院、田地、儿女，自己另行改嫁。

日本人为了他们的统治，加重人民的繁重徭役，修碉堡，修城墙。特别是修虞芮公路，逼迫全县人民干最繁重的体力劳动，寒冬腊月要叫人干得满头大汗，否则就是皮鞭抽打。无怪所有的人，上工去口袋里装些辣椒面，待日本人检查时，给嘴里吃上一口，刺激得满头是汗，这才能躲过一劫。日本人还把一位50多岁的老汉从十几米高的山崖上推下沟去，摔得头破血流。这是我的亲身经历，当时我11岁，也在山上干活。

除此以外，还有繁重的经济负担，要粮派款。我们村不少人家，推过碌碡没吃的，就是说刚收过麦子就没有吃的了。地里收的粮食少，还要给日本人交粮。村里的王来祥、范修成由于没有粮食交，害怕挨日本人的毒打，无奈携妻子儿女连夜逃往他乡，成为乞丐。

日本人还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，实行以华治华。有些中国人仗着日寇的势力，横行乡里，恶贯满盈。像刘海法之流，当个日本小队长，我们村的村长程立端就差一点被他打死。当时刘海法用枪对着程立端，他急忙抱头趴下，子弹从头顶飞过。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群众对刘海法恨之入骨，但还得笑脸对待。日寇投降后，刘海法知道自己的罪恶之大，逃往天水。新中国成立后才把他抓回来，枪毙于虞乡城外，大快人心。

我们村离虞乡城只有5里地，白天怕日本鬼子来骚扰，晚上又怕山上的土匪要粮、派款。有一年农历腊月三十晚上，群众忙着过年，山上的土匪下来了，不仅抢走了群众的白馍、麻花、肉等，还拿走群众过年做的新衣服。苦难的中国人民啊！写到这里，我不禁双目泪下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寇无条件投降，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。全国人民欢呼雀跃，敲锣打鼓，兴高采烈庆祝胜利。

今天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不仅站起来了，还富起来、强起来了。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我们要格外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。

八十多年前的苦难回忆